本版邮箱:fnbwenhua@126.com

朝花夕拾

中国最北端的五星红旗,深深地刻进了贾云旗的名字里,黑龙江源头的这个小村,也深深地烙进了洛洛的名字里,这两个孕育于洛古河的孩子,用自己的名字来记录父母坚守的荣耀。

极光下的爱情

■ 邱小平

对于游客来说,漠河的浪漫,兴起于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歌《漠河舞厅》,北极的诗意,大多来自他们慕名而来的北极光,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的确是最能氤氲出诗意与浪漫的所在,迟子建在这里写出了《北极村童话》,今年的5月8日,星空摄影师在这里拍到了极光。

极光象征缥渺、美妙、魔幻和神奇,被极光照耀的人,是上天钦定的幸福的人,这是人们一直膜拜的古老传说。在北极镇的洛古河村,我见证了北极光下的爱情,一句承诺一世相托,一颗真心一生相守,即使天寒地冻,它能让生活甜蜜如春,即使偏居一隅,它也让每一个日子都变得有意义。

"霜花夫妻"的日常

北极镇年平均气温零下5.5摄氏度,最低温零下53摄氏度,这里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

来到北极镇洛古河村的时候,这里没有草长莺飞,没有姹紫嫣红,没有夏天一丝一毫的痕迹,江边堆积的是大块大块的冰雪,就像小孩刚刚拆下的积木,横七竖八地躺在黑龙江畔。

上午10点,洛古河夫妻警务室民警史先强和妻子沈欣坐上解放军的运兵车,去12公里外的流星桦子场巡边,穿梭在大兴安岭,白的桦林,白的冰雪,令人心旷神怡。

"强哥,过不去了,恐怕得下去开道。"驾驶员说。

"没事,我下去看看。"说着,史先强下了车,运兵车的侧前方,一个平坦的湖面满是冰雪,巡边路上,是一个"大冰包",冰包的下面,融化的冰水冲刷着路基,缓缓地流到山下,眼前的景象,活像一个巨型的"冰雪飞碟"压住了大半边路基,阻挡住前进的道路。

运兵车右后轮卡在冰包上,怎么也上不去,史先强让车退了回去,他拿出斧头奋力地砸着冰块,纷飞的冰屑如同大雪飘舞,突然"啪"的一声,斧头把断掉,斧头随着冰屑飞了出去。

"哈哈哈",沈欣大声地笑了,她是个"心大"而快乐的"95后",笑起来世界仿佛都会融化掉。

史先强也朝着沈欣露出了一个笑脸,接着用斧头把继续敲冰块,但是敲不动。

"你太笨了,找块石头也比那个斧头把好使。"沈欣说。

史先强再次咧开嘴笑了:"也是哦,不愧是读过大学的,比我这个大头兵聪明。"史先强找来一块石头,三下两下,就把突出的那块冰包给砸下来了,运兵车得以继续前进。

半个多小时走走停停,军警联合巡边的队伍到达流星桦子场,眼前突然呈现的景象令人惊恐:湍急的江水动怒似的把巨大的冰块推搡到岸边,叠压嶙峋,绵延不绝,冰块上融化滴溅的水声,仿佛在诉说着被迫上岸的愤怒与不屈。

史先强牵着沈欣的手,在冰峰林立的江边,寻找下脚的地方,时不时推沈欣一把。这个场景,我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见到他们俩时的情景。

那是他们刚来洛古河的第一个冬天,界江刚刚冻上,冰层还不太结实,虽艳阳高照,但空旷的黑龙江上没有一点遮挡,一阵北风呼啸而来,像哨子一般发出凄厉的尖叫,史先强像今天一样,紧紧攥住沈欣的手,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行走,稍微有一点滑的地方,史先强就扶住沈欣,生怕她摔倒。

一开始,呼吸的热气还有丝丝缕缕透过面罩在空气中袅袅上升,后来直接变成了霜花,霜花越来越厚,变成了一个白色的小球,不到10分钟,两人帽子上、衣领上、面罩上全是白色的霜花,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后来他们被媒体称呼为"霜花夫妻"。

巡江不到20分钟,两人眼睫毛上都是大朵大朵的霜花,史先强说:"欣欣,咱们歇会儿,你跺跺脚,暖和暖和,手套冻透了,你脱下来,手放在我大衣里边暖和暖和,下次再这么冷你别出来了,我一个人巡江好了……"

那一刻,我不仅看到了最美的霜花,也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

小村生活平静如水,春日迟迟,满山绿遍,夏夜清凉,明月大江,秋天多彩,五彩斑斓,特别是长达8个月的冬季,皑皑白雪,仙境美景,犹如童话世界,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史先强和沈欣觉得能生活在这个小村,也是一种幸福。

当了3年的洛古河村民之后,史先强和沈欣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警务就是家务,工作就是生活"这12个大字的意义,更加明白了当好"洛古河人"的分量。

从一幅照片说起

巡完边之后,跟着史先强夫妻在洛古河村里走访,走进温明霞家时,史先强问了句:"嫂子,你问问王鑫的证明收到没有?"

"收到了,早收到了,这事儿啊,还真多亏了你。"温明霞满是笑脸。

温明霞的小女儿王鑫今年大学毕业,参加了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都通过了,一路走到了政审环节,招录单位要王鑫及家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洛古河村到镇上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到北极边境派出所去办,租车的话来回得三四百元,温明霞顿时想到了史先强。

史先强说,嫂子,你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绝对耽误不了。他给所里内勤去了个电话,证实了情况,派出所开出了证明,直接寄到相关单位,本来让她忧心忡忡的一件事,史先强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这个就是王鑫,她是这几个孩子当中最小的,正上小学二年级。"温明霞拿出一张照片,只见青山绿水中,一个穿军装的人推着一辆警用自行车,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老师模样的女子,他们周围还有6名小学生,一行人走在村道上有说有笑,仿佛有说不完的开心事。

这个穿军装的人叫贾晨翔,2003年8月,我们作为同一批入警的大学生,到当时的武警黑龙江边防总队后勤基地领军装,他就坐在我旁边。王鑫怎么和贾晨翔在一起呢?

温明霞说,当时孩子放暑假,我们忙着采山,没人看孩子,之前,就有孩子掉到江里去的事情,小贾和妻子来到洛古河夫妻警务室后,就办了个"暑期课堂",他和爱人王晓莲给孩子们补课,早上来接,下午送回,这样大家也放心。

再次见到贾晨翔是2013年冬天,他到洛古河警务室3年多了,看到警务室门口他们俩的照片,贾晨翔主动介绍起来:"她是山东人,我们是在哈尔滨上大学时认识的。"贾晨翔指着墙上王晓莲的照片说。

原来,贾晨翔最初分配到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欧浦边防派出所,王晓莲毕业后到哈尔滨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上律师,两人相隔1300多公里的距离,因为爱情的召唤,2005年,王晓莲辞掉工作,来到大兴安岭与贾晨翔喜结连理。2010年,两人成为"洛古河夫妻警务室"第一任主人。

吃水自己挑,睡炕自己烧,用贾晨翔的话说,自己来了个从城市到农村的"逆袭"。王晓莲随军跟贾晨翔来到大兴安岭地区,先后换了4个地方,最后来到洛古河,工作换没了,房子也没了。

从驻村的第一天起,贾晨翔夫妻俩就把改善全村的治安环境作为工作重点,重建治保会,设立"十户联防"小组,组建调解矛盾纠纷委员会,开展义务巡逻、邻里守望活动,村里连续多年没有案件没有越界事件。

那天在村民李兰庆家的农家乐走访,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洛古河夫妻警务室,门前,一群人一字排开,中央位置站的是贾晨翔和王晓莲,贾晨翔手里捧着一本大红色荣誉证书。

2020年,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荣归荣调政策,贾晨翔调回王晓莲老家山东边检总站工作,在哈尔滨中转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在黑龙江边境坚守18年值不值?

贾晨翔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青春需要磨砺,18年的边关磨砺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名字里的秘密

2012年,贾晨翔和王晓莲的爱情结晶出生了,因为是在中国最北的边关怀上的,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北北"的小名就取好了。

北北的大名叫贾云旗,这又有什么含义呢?

2011年9月,坐在黑龙江边的贾晨翔看到警务室前的红旗,被蓝天白云衬托着,飘扬在134号界碑上空。那里向南,他面前的,是整个中国,他满怀激动,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云旗"。

2020年10月,史先强和沈欣的小儿子在洛古河村出生,孩子的姥姥姥爷请教了当地文化人,取了好多好听的名字:宇轩,子墨,梓涵,然而,每念出一个,史先强和沈欣都直摇头。

最后沈欣说:"就叫史一皓吧,小名叫洛洛。"

史先强说:"我2007年就在漠河当边防兵,守卫着黑龙江,2019年部队改制,我变成了移民管理警察,还是守护黑龙江,2020年,我和欣欣来到洛古河,戍守黑龙江的源头,我们用青春守护这条江,孩子出生在这条江边,洛古河,就是我们的边关乡愁,孩子小名叫洛洛,不光铭记着我们的青春和他的童年,这也是纪念,是传承。"

今年,3岁的洛洛已经快1米高了,每天早上起来,他都喜欢拉着妈妈的手,看着爸爸在祖国的最北方升起那面五星红旗。

中国最北端的五星红旗,深深地刻进了贾云旗的名字里,黑龙江源头的这个小村,也深深地烙进了洛洛的名字里,这两个孕育于洛古河的孩子,用自己的名字来记录父母坚守的荣耀。

戍边的家庭,在最北边境线上生活,是没有浪漫可言的,警嫂们用青春年华书写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谱写了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乐章。

这两对夫妻跨越13年的戍边故事,都在反复彰显、验证着同一个道理,那就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两家戍边人,扎根边疆,就是对祖国最深沉的爱。

美文

旅人絮语

月亮也有背面

《边城》被公认为中国白话小说的金字塔尖,一艘小小的渡船,满载了现实与浪漫、美好与温暖;可再读《凤凰》,却又对沈从文先生的三观摇头叹气……

■ 毛庆明

那夜我游凤凰古城,在一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茫然若失。心有不甘,回来后从书架上翻出《沈从文文集》,找出《凤凰》一篇,想重拾那个南华山翠、沱水依依、临岸吊脚楼错落有致的美丽边寨。

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旅长刘俊卿,平素和毕业于女子学校的夫人感情极好,却因为无意中看到夫人闺蜜的一封通信中有"你嫁了人就把我忘了"的话语,疑心写信者为男性,就命令马弁把夫人接到防地杀了。马弁不得不遵命,要下手时夫人发现不对,马弁实情相告,夫人哀求马弁带她见旅长说个明白,马弁不敢,说那样他就得死。夫人无奈,只好"让马弁把枪按在心子上一枪打死了"。事后旅长淌了两滴眼泪,让马弁买一副五百块钱的棺木,把夫人埋了,事情完结。

然而,沈从文将此形容为"动人的悲剧"和"动人的诗"。也许,在沈从文看来,旅长的那两滴眼泪,可为"动人"佐证,但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代女性毫无地位的佐证。

阅读《沈从文文集》的感觉就像乘坐过山车。读《边城》,惊为天人,想世间哪有这等优美的文字,《边城》被公认为中国白话小说的金字塔尖,一艘小小的渡船,满载了现实与浪漫、美好与温暖;可再读《凤凰》,却又对沈从文先生的三观摇头叹气,叹先生是世间最凡俗不过的糊涂男,遂将文集弃之一边;过几天,随手捡起再翻,却是《秋(动中有静)》,只一眼,便又欲罢不能,从文先生不但用优美的文笔将辰河边小口岸吕家坪的秋色写得活色生香,更是将吕家坪人丰年的自足、生活的愉悦,以及对外部未知世界的好奇、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恐惧与渴望,拿捏得恰到好处,真是多一分便多,少一分便是少。

也许,这就是月亮的背面。比如巴尔扎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不堪"的人,却不妨碍他写出传世巨著《人间喜剧》。生活中的沈从文,同样不能将作品和人品相提并论。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纪的人。"在上海中国公学当老师的沈从文,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他写给张兆和情书里的这段话,不可谓用情不深。只是我总觉得这话里话外,透着浓浓的直男味。只爱一个人本是应该的,在这里却被渲染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相比较而言,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有些许卑微,低到"愿做康河柔波里的一条水草"。卞之琳是徐志摩的高徒,他苦恋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多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歌只是她的小爱好,她真正热爱的是建筑。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改学美术,却在两年后成了建筑设计的助教。后来也和追随他学习建筑的梁思成结为伉俪,成为建筑界的"神雕侠侣"。张充和更是一位颇具主张的独立女性,她不喜欢卞之琳的"不爽快",觉得他的诗"矫情""缺乏深度",后来张充和嫁给了汉学家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传薪昆曲。

原本张兆和也可以像充和或者林徽因一样,只可惜在她向当时身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求助时,胡适非但没有阻止自己聘用的老师违规追求女学生,反而做起了说客。这无疑给了张兆和巨大的压力。

嫁给了沈从文的张兆和不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白月光变成了朱砂痣。婚后的龃龉将双方撕扯得伤痕累累。

游览凤凰古城的时候,在沈从文墓地前,一位朋友问我:晚年的沈从文和兆和之间,还有没有感情?未待我否定,朋友兀自回答:我想还是有的。不然沈从文怎会留下遗言:三姐,我对不起你!兆和在整理沈从文写给她的书信时,又怎会潸然泪下。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张充和对姐夫的16字评价,当属客观。

诗情话意

赛里木湖

■ 昌业廷

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湛蓝在这里永驻
浩瀚的湖面一望无际
汹涌的碧波不停地倾诉
诉说着万年历史故事
以及神奇的从不干涸
数个泉眼在深处供养
雪峰化水用情地注入
老天喜雨时常眷顾
养育了著名的赛里木湖
巍巍天山为你站岗
美丽草花为你呵护
牛羊马群高吼赞歌
各类飞鸟栖息落户
不怕暴风骤雨抽打
战胜四季严寒酷暑
成为北疆最美的胸花
更是游客美好的去处
灵魂可以在这里净化
斗志应该在这里炼炉

(作者简介:昌业廷,曾任宁夏军区司令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水榭

徐建军 摄

心灵舒坊

寂寂的法桐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于我,于法桐,于老师,也于校园。

■ 胡德强

最近一次与母校五莲一中相见已隔七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五棵法桐,挺拔依旧,似故人。

除了法桐,母校的旧时模样荡然无存,只能去记忆的河流里打捞。打捞起的旧模样,被岁月的风撕裂成一张张碎片,并伴着年代的远去渐渐褪去了颜色。

比如平整的操场,宽敞的教室,绿绿的杨柳。比如鸣蝉在柳叶间长吟,蜜蜂在花蕊中跳芭蕾,麻雀在屋顶上散步。最有趣味的是一条曲折蜿蜒、穿校而过的小河。在这里,可以朗读,可以散步,可以下河摸鹅卵石下的小鱼。夏日雨后的傍晚,还可以到杨柳树下捉节流龟。倘若这些还不满足,还可以走过河上的石桥,去南岸芍药园赏花。芍药高约半米,茎叶呈绿色、深绿色。茎秆顶上一枚硕大的花朵,颜色有红、白、粉、紫、绿。如盘如盏的单瓣,层层叠叠的重瓣,迎风飘舞,婀娜含情,美不胜收。

彼时的法桐,有着校园里最高的海拔,这无限的趣味一定躲不过它们的眼睛。但又远远不止这些。

法桐北望,一眼就能看到英语角。河的北岸第一排教室的西山墙下,几张桌子、一面粗糙的黑板、一支粉笔,那里就是老师们竞相角力的舞台。条件虽艰苦了些,一旦站在桌前,老师就不再中规中矩,仿佛成了演说家,个个精神抖擞,激情四射。

记得个子不高的岳守国老师,最受学生欢迎。演讲到高潮处,他总是不停地挥舞着右臂,身子前倾,好像自己就是1917年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开讲的人何止他一个,直至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每一位老师的名字,那时的他(她)们正值青春年华。老师讲得精彩,学生听得入迷,一粒英语的种子不经意间播撒在学生的心田。

转望西北角,是学校食堂,近千名师生在此就餐。那个年代,有农业、非农业户口之别。农村户口的学生在那吃饭,首先要转粮。家长拿着孩子的录取通知书,把自家的粮食推到公社粮所进行兑换。然后,学生拿着粮所开具的证明,方可到学校换取等量的饭票。秋天开学季,粮所排队转粮的家长队伍,成为一时的风景。

学校食堂的饭食着实不敢恭维,但去晚了很可能会没得吃。不等下课铃声敲响,学生们早已坐不住,一只手不自觉地摸向桌洞里的饭盒子,叮叮咣咣的声响,不绝如缕。此时,老师授课已毕,假装没听见的样子。接着,食堂窗口前的学生便挤成了团。

那时,还没有塑料大棚,蔬菜都是应季菜,菜品必然单调。冬春季主打菜是白菜萝卜,夏秋季花样多一些,不外乎是西红柿鸡蛋汤、土豆熬扁豆、炒茄子……最昂贵的当数五毛钱一碗的肉汤。不知道是酱油不值钱,还是做饭的师傅使重了,肉汤总是酱紫色的,上面飘浮着几块肥肥的肉片,瘦肉片却难得一见。一碗肉汤,泡上馒头,就是那个岁月里的奢侈品。

法桐东边那一大片空闲地,被划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园。菜园里种着黄瓜、西红柿、茄子、扁豆、辣椒、土豆……对于十六七岁的高中学生来说,晚饭那一两个馒头或者两三张煎饼,是无法支撑到天亮的。饿极了的学生,顾不上光彩不光彩,菜园里就经常出现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那个年代,种菜不打农药,刚摘下的黄瓜、西红柿不用洗,往衣服上蹭两下就可以吃。蹲在菜园里"饕餮"一顿后,摸一摸肚皮,"偷菜"之人心知肚饱地偷偷溜回了宿舍,心里甭提有多美了。

虽至深夜,法桐却难以入睡,身下灯光闪亮的办公室里人影幢幢,他们或是批作业,或是备课,或是刻蜡版,或是油印。这些老师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为支援五莲山区教育而来。他们身上有着一种特殊而共通的东西——知性、优雅,一切美好的词语用在他们身上都不过分。高大俊朗、徒手画圆的几何老师徐尔为,身板笔挺、裤线分明的语文老师汪新明,写一手漂亮隶书毛笔字的历史老师姜天德,板书似向右刮一阵斜风的地理老师于继忠,身材娇小、和蔼可亲的代数老师辛漪雯,温文尔雅、潇洒倜傥的政治老师厉保纯……正是这样一群满腹经纶、风采各异、思想独立的老师,为五莲一中形成甘为人梯、厚德博学的教育气象,直至成为闻名遐迩的"状元学校",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一张张记忆的碎片,织就了一幅校园时光的锦缎。锦缎上面,是师生一道用汗水和勤奋绣出的一个又一个无悔的青春华章。

法桐胸前悬挂的户籍牌上,清楚记录着它们的出生日期——1954年。我在时,法桐恰好是而立之年。离去经年,法桐也到了古稀的年纪。法桐始终寂寂无闻,岁月不曾改变过它。而今,五棵法桐已站立成母校的一个永恒的地标,只为等候昔日的学子前来"打捞记忆"。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于我,于法桐,于老师,也于校园。